

儿子也是小棉袄

◎ 迅甫

生活中人们通常将女儿比作小棉袄,这是因为女儿一般比较心细,善于关心父母的点点滴滴,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家是个儿子,过去一直认为他属于粗线条的,也许是他自身工作比较忙,对事业追求执着;也许我们平时习惯了报喜不报忧,觉得我们身体还不错,因此儿子很少过问我们的健康状况。

颠覆我们的上述认知、让我们觉得儿子突然变化了的,是在2022年年末那段时间。我们俩和周围的许多人一样,也先后被病毒击中,发起高热。我们并没有告诉孩子,直到病情相对稳定后才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家庭微信群里,其实初衷是想表示我们虽然感染了,但已无大碍,让儿子儿媳放心。想不到的是当天下午,在南京的儿子看到照片后居然想办法赶了回来,让我们感到又惊又喜。儿子给我们带了一些防治病毒的进口药物,买来血氧仪,甚至通过快递购买了当时非常紧俏的吸氧机。大概是考虑到防止交叉感染,或许也是怕增加我们的麻烦,儿子食宿都安排在附近的宾馆。他每天上午俨然医生查房一样出现在我们床前,询问体温多少、血氧多少、血压多少、感觉怎么样……然后问我们想吃什么,采购了许多营养丰富的食物。就这样每天如此,持续了一周,在我们一再催促下,方才同意离通。我们等不到他到达南京,借助微信给他发了一段感言:“儿子,让你辛苦了,这几天深深地感受到了你们传递过来的真情暖意!”

今年,我们原打算去儿子家过年,动车票也提前预订好了,但临行的前两天,我腰痛病犯了,不能弯腰和翻身,经针灸推拿后,不见明显好转,不得已把动车票退了,拿定主意不去打扰孩子,在家静养。儿子知道后,居然又突然赶回来,看过我的医院检查报告,决定开车带我们去他那里疗养。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就这样去了南京。儿子带着各种检查报告去咨询了医生,确认无大碍后,就安排我们静养。或许是由于孩子的孝心、或许是因为地暖装置导致室温比较高有利于康复,我没有去治疗,腰竟然一天比一天好了,待过完了春节,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如何返程?开始儿子一直坚持要开车送我们,我们执意不肯,最终妥协同意我们可以乘动车回家,又安排我们把随身行李快递。年龄渐大,多听话,顺从孩子们安排吧!离开南京的前一天,看着儿子和儿媳蹲在地上把我们的随身行李连同他们买给我们的礼物一件件都打包进了四只纸箱子、贴上封箱带,阵阵温暖油然而生。我在客厅一角悄悄地抓拍下了这一难忘瞬间,从心底里感慨,女儿是小棉袄,儿子儿媳也可以同样温暖贴心啊!

龙年好不好

◎ 兰溪

龙年又到,有人说龙年不好,至于不好的原因,听起来玄而又玄,一般是听不明白的。好在我年纪一大把,此生已经度过了4个龙年,积累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1976年我开始上学,整个小学阶段成绩都很好,所以这个龙年于我而言,大吉大利;1988年我参加工作,分配的单位效益很差,然而它却很长寿——全系统最后一家改制,我比最早算断工龄的同学晚了20多年成为“社会人”,而且拿到了本市最高标准补偿金,所以,那个龙年于我而言也不算糟糕。至于另两个龙年,平平无奇,没发生什么特别之事。

对于我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有些朋友不以为然,认为只是个例。有个文友还给我发来一份名单,来自网络,上面罗列了今年过年前后去世的名人,有20多位。我详细看了看,大多数我没听说过。有位著名女作家我知道,立春那天去世的,享年88

岁。比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高将近10岁,许多地方如此高寿得办“白喜事”,哪里算得上灾祸?而且只要用点心思搜索一下,会发现每年春节前后去世的名人都不算少。正常的生老病死属于自然规律,是生物界的新陈代谢,与年景好不好没有关联性。

胡乱将不相干的事情扯上关联,在生活中极为常见。我们小区有个邻居非常厌恶流浪猫,常常唆使自家哈士奇捕杀它们。有一次,他家狗将一只壮硕的公猫咬得开膛破肚,画面十分血腥,少儿不宜。过了几个月,他查出了结肠癌,做了手术,被切除了大部分肠道……于是,“报应说”在我们这一带不胫而走,乐于传播并相信此说的多是爱猫人士。虽然我也爱猫,但理性的人自然明白两件事毫无关联。两者所谓因果关系,源于一些善良人士的“愿景”。

即便认认真真“调研”,仍然可能关联错了对象。有位网红医生就

说自己家住体育场对面,他发现体育场里运动队的训练时间与场外摊煎饼果子的大爷似乎有关联。他连续观察了一个月,统计到运动队收工早,大爷收摊就早;运动队加练,大爷同步晚收摊……一种可能是大爷一直在留意运动队训练情况;另一种可能是大爷的煎饼果子格外好吃,运动队看他准备收摊,就提前结束训练赶去买——这就是医生初步得出的结论。好在他继续观察了一个月,发现两者不再同步了,这才琢磨过来:前一个月恰逢梅雨季,运动队、大爷都在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工作时间。他们双方之间并无关联。

小学、初中的数学证明题难倒过许多学生,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难以从“因为”开始,水到渠成地得出“所以”。一些学生实在没办法,就会强行关联,胡乱“因为”,匆匆“所以”。最终只能自欺欺人,糊弄不过老师。有些人带着这种思维方式,一生都喜欢强行关联不相干的事情。所谓“龙年不好”,就是这样吧?



接送

◎ 黄胜

女儿家在上海,自从她怀孕后,妻子就一直在女儿家照顾她的日常生活。某天,我正和妻子视频通话,她忽然说:“时间到了,我要下楼接女儿去。”我有些不解:“就这几层楼的高度还需要接?”她说:“女儿大着肚子背着电脑上下楼梯呢,我得去帮她拿拿电脑。”

妻子的一句话又让我穿梭于记忆之间。“接送”这个词我是最熟悉不过了。在这个普通的字眼背后,装满了女儿成长的生活场景,装满了我们的担心和家庭的希望。

孩子成长岁月里关于接送的画面接踵而至。女儿上幼儿园时,妻子每天负责接送。开始时女儿哭闹不肯去,后来我们告诉她如果能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学会一首儿歌就可以不去。幼儿园离家很近,几百米的距离、几分钟的时间内,女儿要学会一首儿歌,难度还是有的。但没想到她唱着唱着,也就习惯了上幼儿园,同时喜

欢上了唱儿歌,从此还成了班上有名的“百灵鸟”。

女儿上小学时的接送者仍然以妻子为主,书包越来越重,妻子总是帮着背,像极了陪伴的老书童。那时,我们的计划是每周利用在路上的时间背一首诗词,熊孩子开始怎么也不肯,觉得这么厚的书什么时候能背完啊,妻子就给她讲磨杵成针、水滴石穿的故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女儿小学毕业时,唐诗三百首几乎背完了,同时也养成了爱阅读的好习惯。

女儿上中学时自己来回,我们搬了新家,住到了五楼,那时的功课已经很繁重、书包也更沉了。冬天黑得早,妻子总会让我带些热饮和零食站在小区的大门口接孩子,让她第一时间吃点喝点充充饥。

女儿大学是在苏州上的,四年间我们往返接送,也乐得在杏花春雨里的江南穿梭,权当陪着孩子进行少年游吧。

女儿在上海工作后,本以为我们解放了,但她怀孕后我们终究不

放心,妻子只身赴上海,又重新捡起了那久违的接送。

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我们都都会有些惶惑和不安。比如当她要求一定要买某种衣服、一定要留某种发型、一定要某种文具……但妻子总会积极引导,果断处理女儿这些执着的意愿。即使女儿工作后,仍旧是不厌其烦地教女儿,把自己的处事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女儿。

女儿有时也会朝我们发点小脾气,我有些不理解,也想怼她一下,妻子总会劝我接纳:“要理解孩子的不容易,工作中有了闷气她不朝我们发泄,难道让她冲别人来吗?那样岂不是后果严重?再说,别的我们什么也帮不上,这点小委屈算啥啊。”我经常嘲笑她对女儿的容忍无底线。

光阴往复、人世轮回,人生大大小小的接接送送不计其数。眼看着又要陪着女儿迎来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接”——新生命的诞生,我们感到责任重大的同时,也知道女儿会有新的成长、我们会收获加倍的喜悦。